



余向藏靜居集係明初張習刊本未載其文也
國朝四庫但載詩四卷云其文不傳然明史附高啟
傳盛稱其文而洪武時命作滁陽王廟碑又吾郡七
姬權厝志亦羽撰文見於行世搨本則羽固非不以
著者也頃書友携故書數種來中有張萊儀先
生文集雖殘毀已甚余說得未曾有因出重直購
之至於書之霉爛破損係徑水濕蒸潤故裱託為
之此又何義門歸舟落水故事余所見宋元本舊
籍其藏本往如是固不待中有義門手校朱文
而始信之也物主謂文氏鈔本故索重直余見不之

及其信然乎抑否乎庚辰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復翁識
續又檢及文瑞樓書目於西人集部洪武朝張羽靜居
集四卷一本後又文集一卷鈔一本知金星韜家有是文集
矣未知即此本否十月五日又記
山雉賦起漏月齋記止通計七十番

余近日收書極命長孫秉剛與聞之取其隨手指示
俾得略有所識也此書之所以珍已備前跋而中有一
佳字雖義門之幾交臂失之校而去之矣必當摘出以
示兒曹而後知古人云欲讀書必先識字此小學之不可
不講也讀天下書未編不可妄下雌黃此校書之不可不
慎也且人生才識有限安得盡讀其書即如廣韻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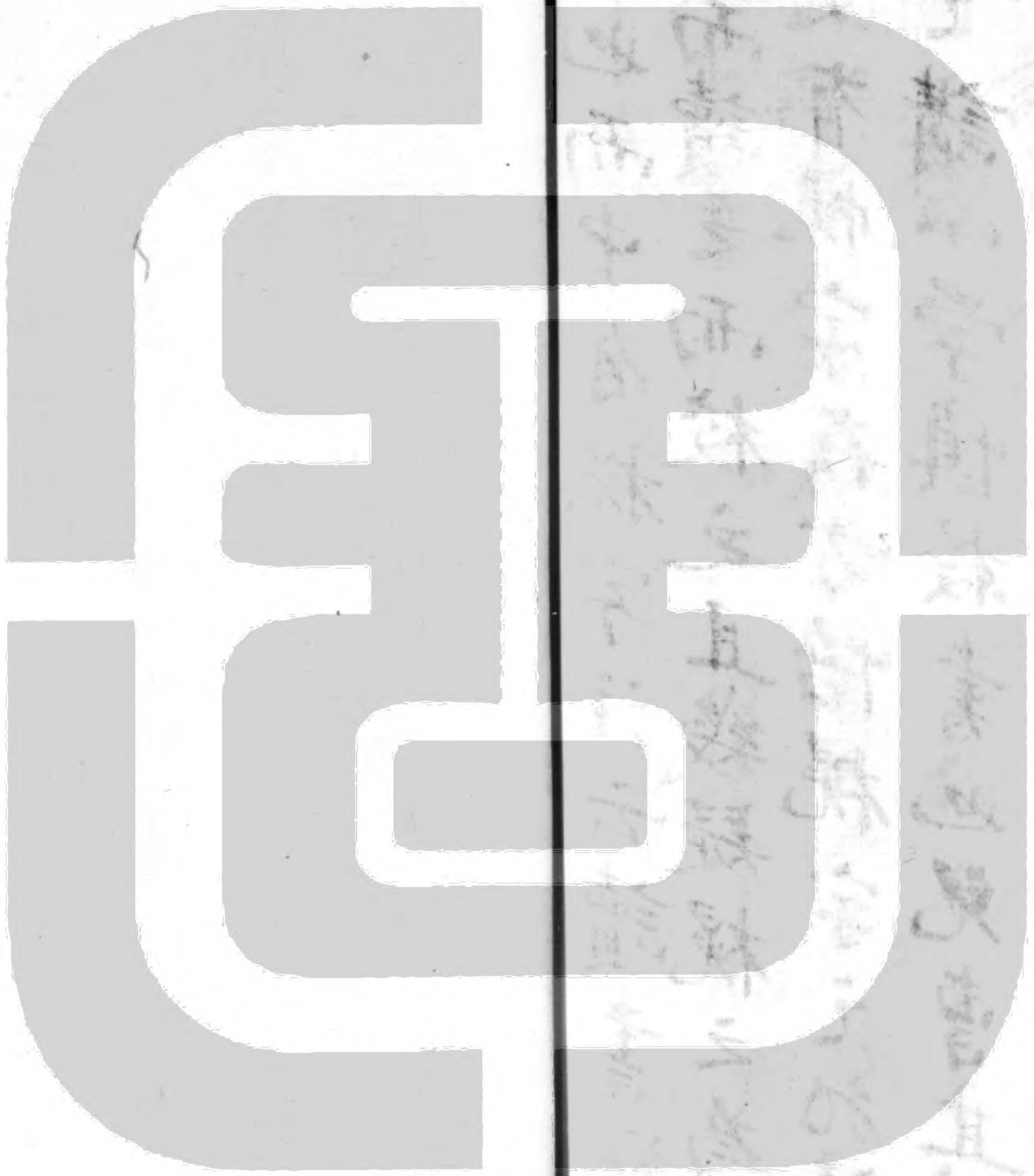
學書之一種也而中有梘字注云讀書床也人盡忽焉義
門因得是集而讀之而校之且幾疑梘之為愧而未校木旁作
中旁幸下文又有愧字在方悟梘字之訛誤而幸廣韻以
證之此義門之講小學慎校書也兒曹其可弗知乎古人其
可弗效乎雖謂吾之重價購書為此一字之師亦無不可
十月十四日辰起雨霽復翁書

書籍甚惡硬襖今人令小兒入塾讀四子書無有不硬襖
者取其難於磨滅不改方冊成頁也然遇極舊之書又
必須覆背護持方可展視蓋紙質久必腐毀覆背庶有
所藉託耳此事部北者工所能為手假不高動輒見空
印必此書幾與硬襖之四子書無異矣而覆背護持之法

其也良工見之亦詫為好手段故戲舉及之復翁贊筆
光緒丁酉三月以舊鈔景副校畢錄篋翁跋於
商鼎漢竟之室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光緒丁酉三月' and '商鼎漢竟之室']



張來儀文集一卷

四明盧氏景寫
丁酉三月



張來儀文集卷一
山雉賦
徐乃昌感書



張來儀先生文集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先生姓張諱羽號靜居潯陽人又號靜菴

山雉賦



處丘樊以覽物感翟雉之羣游之馴養之美聊
引迹於深幽啄華黍之餘粒飲綠泉之上流豈
饑渴其無時諒微生之易求望天衢之脩直瞻
雲羽之光儀思翮以騰逝懼冒羅之見羈避園
籞之芳華藪澤之荒卑雖被毛而履距實含智
而知機爾其先翔後集乍聚復散呼俦命偶五

采相間抗翼霞舒騰膺綺亂沐霧雨而不晦臨
朝陽而逾煥或如彩於春華或鏡影於寒澗或
接于而和鳴或爭雄而疾悍乍羣雉於桑間旋
命食於隴畔既交矜而振羽亦雙飛而弄翰感
行客於空亭悲怨夫於紙慢色欲變而先舉養
雖豐而弗願信哉景於烟霞邈忘情於霄漢若
夫藻陋形於華袞舞弱羽於丹墀廁公庭之玉
帛侑清廟之牲犧雖外觀以為遇終在已而成
悲指塵籠而心瘁望織繳而神馳縱順性以安

處敢昧遠而忘危若乃蘭甸秋空桂園露滿敗
葉塞路長莎被坂傷碧草之先萎歟歲華之將
晏託幽趾於荒蕞涉夜之方半月霽：而流天
霜稜：而弗岸憐擇樹之塞烏哀呼群之朔鴈
忽反顧以潛驚慮羽毛之為患鶴失身於鮮衣
鷗喪生於美冠或或巧舌以幽囚或豐肌而抵
彈望海路而長鳴懷隴樹而永歎亮招禍之匪
他譬膏蛾之自爛悟前車之既覆冀余踪之可
諫道素貴於用晦咎常生於外銜嗟賦象於有

初雖伐毛而莫換惟韜美以自持敢呈身而希
玩倘弋人之我遺甘沒身而無怨

芸香室賦

南昌仙僑於鄣南藏書滿室雨水時至溽氣薰
蒸化為蟲蟬利觜而長身行如遊魚竅穴編簡
嚼嚙行墨蝸緣蟻結蛆孔蚕蝕章殘字缺潰敗
狼藉讀不能句扼腕歎息客有善為方者教之
曰中原有卉其名曰芸葉綠莖紫郁：青：槁
而之芳香遠聞酷烈緼紛蟲蟬遇之莫不却

走而逡巡滅踪沒景摧落牙角又安敢搖唇昔
者宣明東觀之度蘭臺石室之藏壽閱千年無
有壞傷蓋用此道也子盍試之南昌仙如其言
夜有白衣書生見夢曰某之生久矣自有書契
即有此身受形氣毋厥類說：託汗青以為室
與科斗而為鄰愧風蟬之飲露殊階蟻之慕葷
食繡紉之賸馥味煤麝之餘辛雖含育於蒼史
亦焚蕩於羸秦然坑傍之族未滅而壁中之種
已新矣彼汗牛與充棟浩烟海之無垠計余食

之幾何^眇高華之一塵今見絕於左右將遠遁
而潛真抱區、之臆憤輒臨違而有云且夫吾
子嚅嚅六經鑽研百家漱周孔之芳潤吸荀楊
之精華旁披廣畜奚^翅五車恣睢其中刺齒磨
牙若乃啗哈秀句吞含竒章垂析文義抉剔鉛
黃肆饕餮於喉吻飽婪酣於腎腸甘^理頭以沒
齒縱欲出而無方以此而觀則我與子皆蟲也
不同好以相親願信諛而見攘然我蟲之小者
耳子亦知世有大蟲者乎粵五三之盛世道渾

全而無疵譬碩果之豐楹何蟲朽之能窺逮王
綱之日弛慨周道之將衰若瓜腐而肉敗衆蚤
起而糜之於是黃老蟲其根楊墨蟲其枝莊生
之徒蟲其毛羽佛氏之說蟲其骨皮彼申韓與
儀秦各橫驚而交馳攢萬口以爭喋森百喙之
相持道真為之銷灼聖言為之紛披雖闢之以
孟韓之徒曾不少廓其餘遺至于今畔散零落
而不可救歷千百世猶一時今子不彼之攻而
惟我之務去可謂武乎南昌仙偉其論揖而進

之曰子非所謂脉望先生耶壽千歲而通仙者
耶不然何其悲於先古之聞也遂為之歌曰
蝨之小兮其以御蝨之大兮吾何去孟韓不興
兮噫乎何以距汝蝨兮蝨兮奈何汝女相與撫
掌一咲廓然開寤

蘭室賦

有君子之好脩兮結幽蘭而延佇
有君子之好脩兮結幽蘭而延佇
空兮聊暇日以與繚辛夷以為楮兮擗茹蕙以
為椹念茲卉之可貴兮獨受命而不遷朝攬轡

於江皋兮夕弭節乎庭中何所獨無芳草兮求
臭味之所同質精醇醕而美兮氣紛緼而外揚含
喜色秀以為敷兮雖幽遠其何傷風飄其入
室兮芳郁々而馨予飲晨華之墜露兮羗麓穢
之能除藉蕙者以為羞兮又以充夫佩帟甘與
澤其襟糝兮信何芳之能齊望湘纍其既遠兮
獨中情其信姱保厥美以終好兮匪晦遁而有
他世溷濁而不分兮薰與蕕其並器余以蘭為
可恃兮彼以艾為可佩桃李之婵娟兮衆皆競

進而慕之徒脩容以為好兮思蕃花之不滋蕢
菘菀以成室兮余不忍其此態也求善人而與
居兮送衆芳之所在也辭曰仰有室兮俯有蘭
室中人兮樂且閑室可處兮蘭可食室中人兮
壽而康蕞薄深兮路險難豺虎群號兮蛟龍屈
盤願騰駕兮偕往從斯人兮盤桓肯至正壬寅
五月既望西江張羽附鳳書

竹雨軒賦

馮茲軒以養素寓閑情於草木購淇園之美產

擢脩莖於空谷托君子之庭
繇踈賤而被錄
荷培植之歲年全孤生於剪戮始角蠹而成行
旋雲起而多族既粲々而聯金亦亭々而立玉
紛翠羽之交羅森綠沉之乍束夕月箴而風飄
朝風洒而露沐色經寒而不慘節遇撓而靡曲
任物變之無常諒受命之愈獨若乃素帷暝玄
雲昏飛雨墜長林翻霏々霖々霽々紛々初聯
翩而洒逕忽浩蕩而連山雷懸隅兮落々石鳴
籟兮濺々階草豐茸而發色庭蕙精明而改顏

於是徘徊伏檻眄睐中園或褰簾而靜對或曳
杖而流觀其為狀也叢、偃亞葉、差池節間
玉綴枝末珠垂或強怒而特立或委靡而紛披
或相參而亂或中倚而還離其為聲也琮、瑋
、比筑含笙幽象泉激澎若濤驚乍娟、而委
砌忽瀝、而飄楹鏘璵璣之出戶眇寫和之在
衡迫而聞之可以爽心而佚耳寂而聽之可以
蠲煩而析醒又若其色葱蘢碧交翠重其氣蕭
瑟悽神寒骨於斯時也詞人發詠於青、怨女

懷歸於籬、孤臣喟其長吟遯士悽其太息及
夫烟銷林末氛霽天表豐注既絕餘音乍悄披
靡者為之振迅推垂者為之大裊若偃旗之復
舉類驚龍之乍矯惟變態之多竒實卉物之所
少乃召嵇阮命求羊展華簞薦清觴操絃緩歌
、竹雨之章歌曰竹冥、兮雨珊、抱雲和兮
淚空彈思夫君兮不敢言客有和之者曰湘之
浦兮其竹幽、九疑昏兮風雨秋彼美人兮中
洲羗誰思兮涕橫流緬吾絃兮觴吾酒古之人

不可見兮聊逍遙以忘憂

杜賦

若有人兮顛蒙以為徒渾淪以為侶塊形而石
心鳩居而蟄處室靡丹藻服無纂組抱無名之
樸樹不刻之楮超遙乎天均仿徨乎泰宇不為
智端不為謀主縱心自然同乎太古余喻之曰
爾其混沌不鑿而冥然中居者歟爾其液禡軸
解而獨壽其軀者歟濩落無所容而浮於江湖
者歟機械不設而能忘其助者歟將後知巧而

為我之奴歟抑反今之詐而為古之愚歟蹇
蹇無慮無別不辱不折吾知爾之為拙

雜著

陶靜節贊

彭澤秋風絃歌徒勞盍歸乎來田園蓬蒿寄傲
南窓展嘯東臯挂壺寒柯濁酒自陶我非遺世
不我遭荆卿之詠微見其豪誰疵閑情鄙哉
兒曹我懷若人雲漢之高

周雲章小像贊

儼乎其中恭廓乎有容浩乎其不可窮皦：乎
如清水之出壑温：乎如愛日之方冬其楚：
也若嶧陽之孤桐其磊：落：也又類夫新甫
之栢徂徠之松噫斯人也固宜列之麟臺鳳閣
之上亦宜置之一丘一壑之中者耶

玉虛道人行持像贊

道與之貌天肖之形額聳華岳目如流星氣鬱
勃而雷動神洵穆以淵渟故能叱咤致風雨呼
吸通神明伏劍禹步河翻斗橫列缺為之辟易

高皇為之奔騰移江倒每疾如律令又况於社
令之鬼五嶽之靈歟雲收而雨止乃默然守吾黃
寧是之謂玉虛道人

鼓琴竹泉道人贊

彼竹之猗：虛以自持彼泉之冷：冲而不盈
其虛也類道之妙其冲也類道之傲惟達人之
善觀取諸物以自肖若夫廣壇流月璇霄停烟
散化續以繚遠羽衛儼其褊褻乃進綠綺操朱
絃鼓瑤房三疊之韵賡之以蕊珠七言之篇於

是竹懷風以遞通奏泉激石以相宣神魚竦波以
潛聽玄鶴舞空而來旋及夫絲桐罷弄衆籟無
喧渺餘響之莫追默神遊於太玄渾物我之兩
忘諱同歸於自然斯時也蓋不知竹泉之為子
之為竹泉也

畫屏贊

或問畫何始乎余曰畫與書同始曰書始於庖
犧畫之始誰歟曰同始於庖犧曰何據歟曰易
之圖畫書之象形皆畫之權輿也源遠而未益

離耳曰然則畫古今異歟曰烏不異上世之畫
以之載道中世之畫以之紀事末世之畫以之
騁技滎河之圖羲文之易虞廷之會非所謂載
道者歟輿地王會之圖於周麒麟列女之圖於
漢非所謂紀事者歟晉之預陸唐之二李三王
宋之李范董郭非所謂騁技者歟載道之畫非
聖人不能紀事之畫非智者不能若夫騁技工
者有餘矣記曰德成而上藝藝成而下是以君子
有不屑為也若乃幽人逸士宅心事外命駕乎

莽蒼之野弭權乎清冷之淵默攬萬變有動於
中於是假毫素之所以寫其夷曠之趣不計工
拙而姑以自娛焉者則君子所不廢也吳興沈
君之宜春堂中植素屏今河南徐使君客其家
時嘗為春雲萬嶂圖其上後三年君復請余圖
其屏陰圖已復歷道古今之畫而繫之以贊非
敢自美姑欲託於幽人逸士之末爾其詞曰
華宇霞褰楮屏雪朗竒峯森羅屹若仙掌白雲
蔭軒飛嵐入椀流泉噴液嘉木薦爽廣庭晝閑
爐霞霏凝幌激懷卧游棲神遐想簪纓具來澄
酒斯享鼓琴動操衆山俱響索駿忘形玩圖忘
象庶幾知者來瞻來賞

省齋箴

括蒼潘生震亨雷奮其宇而以省號其齋東州
士大夫既遺之言矣生以為未足聞京師多文
儒其為言必名天下乃東遊以謁之不鄙亦以
及余：嘗讀孔子之易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
脩省古之好易者莫孔子若也樂之終身不厭

其言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
聖人之去人遠矣未嘗有過也猶不敢一日舍
易以嬉人之去聖人亦遠矣孰能無過然其舍
易而弗之學由是聖人之去人、之去聖人益
遠矣是故君子觀震之象則思思、則知自省
知自省則善補過善補過則無過矣則於望聖
人遠乎哉生而居是齋其以是求之乃為之箴
使歸而刻之楹箴曰

乾坤清夷風恬日熙衆莫不怡、莫知其為雷

雷電交作抉厓破壑衆莫不矍、掩耳投閣維
學君子敬天之威若聳其聲觀象以思其思伊
何求過於己不疚爾心震不喪、虞舜弗迷省
於幾先仲尼必變其動也天見威斯思不則內
怒過而弗省爾過日庶希聖則遠尚法魯參省
哉戒哉上帝是臨

樓拂銘

匪玉而柄匪旄而尾匪媚於公子維野人使

鏡銘

人面可鑑心莫知天鑒在下慎勿欺

櫛銘

朝青、暮星、固爾精老復丁

齒刷銘

礪汝齒厚味腊毒將伐已滄和飲淡有妙理

梅雪軒銘

有序

南昌周君雲章之先君子伯紳先生嘗擢儒科
持憲海南以清白著聞今雲章復由進士入官
世濟厥美然思夫久而失其舊德也以梅雪名

軒以自儆予既為之記矣它日復徵予銘夫古
者制宅可以觀士君子之名軒可以知其志矣
乃為之銘、曰

在昔東都廷有大吏清白持身以遺厥世官道
具喪百僚茂師簞簞莫飾濁亂國彛孰渥其泥
孰振於墨偉哉周君志彼清白昔先君子蚤躋
巍科晚持憲經風行交番君既子之式克侶之
維清維白曷克儼之莫清於泉或撓於停莫白
於羽而質則輕相彼梅雪克具二美清也莫汙

白也莫緇物有至性受命不遷君子體物揭銘
於軒歲木凋于時宴息慎爾素履永保貞吉

瘞鶴銘

車蓋生貌肖鶴故性獨好鶴然求之久弗得去
年秋冬乃連得二鶴其一游於渚有漁挽叉來
獨魚見以為野鶴也擲之中肩負及踉蹌歸漁
舍舟逐鳥聞鳴聲甚哀馳赴之縛漁送縣漁思
納錢壹萬求貸明日鶴死卷之席瘞之車蓋山
之麓予每過生飲生輒鶴舞為樂乃今喪其一

悲夫為之銘其塚銘曰

漁郎則漁胡鶴之從鶴禍則虞胡虞之逢遭非
其遭伊數之函千齡之壽一夕而窮冲天之志
埋恨土中靈氣上騰翱翔太空尚駕蘇耽歸栖
喬松

沈氏水南新居銘 有序

吳興城東北有萃然嶺起平田者曰戴山、既
窮東南一里所復有石踊出蓋山之脉潛行地
中至是方止沈氏之先乃據其止而定為其家

牒逸墜莫能考其可知者則自百十府君始百
十府君生四六府君四六府君生十一府君十
一府君生諱明德府君明德府君生六子而谷
鐘處士則第四子也處士居閭里有陰德於人
而內有賢配下又有能子弟故及其暮年而家
益大獨其室廬悉毀于兵子姓益衆莫能容乃
改作室以居二子而水南之室則其家子仲倫
氏之所營也其前為門道三間繇門道而此稍
西為聚德之堂為屋二十四楹而軒其前又四

楹南北六十一尺有奇東西八十九尺有奇高
二十一尺有奇軒東西減堂五之二而高減二
尺有奇聚德之後為燕喜之堂其楹四其高視
軒其深倍高其廣如高而少一尺燕喜之後為
安貞之堂楹以隻計者三十縱以尺計者三十
九而多六寸衡如聚德之數而高一尺三寸有
奇興工於洪武十一年七月之一日落成於十
有四年十二月一日用工若干食稍若干木以
株計竹以竿計瓦甍垆釘各以枚計者若干其

他倉庾庖湍等屋又不與焉於乎亦費且勞矣
既成請其客潯陽張羽為題其額而複製銘於
屏使其世；子孫念創制之難而特守之不易
庶幾俾其永；弗墜銘曰
戴山之墟有覆渠；自其高曾考卜於初維初
有傳其來有茶粵有聞孫益抗其廬人亦有言
作者弗居是作是居其惟德歟嗟爾後人尚念
厥劬毋酣歌於室毋奢淫於廬惟孝惟忠永矢
勿渝堂有美名用戒匪譽張羽作銘為爾世書

如在堂銘

吳興陳君允文既塋其先處士君於弁山之周
灣復慮歲時有掃拜祭無位乃作享堂三間於
墓南而題其楣間曰如在來謁余文以圖永久
羽聞之禮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以祭庶人
無廟則祭於寢其於墓則謁而不祭惟宗子在
他國庶子不敢祭於廟則為壇於墓而望祭焉
此禮之變也蓋人之死也知氣在上骨肉在下
在下者歆其弗見也則墓以藏之在上者歆其

弗散也則廟以聚之故祭於廟不祭於墓者慮其神之或散也然自三代而下禮樂崩壞自公卿以下不皆交廟而寢室非古褻陋近人無堂與窆可以展敬脩事則墓祭之文又何可廢也抑又聞之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也故博以求之或求之室或求之堂或求之祊或求之因泉墻屋遠而至於天地之間在彼乎在此乎庶幾其饗之也况於墓者吾親體魄之所在獨不可於此求之乎雖曰形神一離而不湊合又烏

知其焄蒿悽愴之氣不有託於斯也古之聖王因人情而制禮借使姬旦復生必不能違人情而廢墓祭矣今先文之於親也生能致其樂死能致其誠厄其堂宇脩其祭祀歲時展省來瞻來言吾知其奉盂而進必見其所為祭者乃為之銘使勒諸墓門之石以昭示其子孫俾永無替銘曰

翼：斯堂孝子所作其作維何先考是若有屋者封先考所宅我瞻我依執事有恪升彼陟矣

薦我梁明或著於位或存於羹豈不遐矣我觀
其生若睹其形若聞其聲先考攸醉孝子百福
馳爾後嗣孔庶且碩敬告尸賓勒銘貞石子孫
子永世作式

梓軒銘

并序

信賜陽曹李彬少孤知力學明習吏事比長游宦
無所成年三十始食縣吏之祿于湖之歸安痛
其弗逮於養也取商子告伯禽之語名其居曰
梓軒蓋將守子道以終其身焉間請余銘以自

警余以謂周公大聖也伯禽聖人之子賢人之
資也以聖人為之父不能善其子於三答三見
之前而欲使其自喻以賢人為之子不能喻其
父之意於三見三答之後而以問諸商子商子
又不以告必使之觀於南山之木而後得焉子
道之難知如是哉然其所謂實而俯者子事父
之容也今李彬之親既沒矣雖欲實而俯其將
安施雖然梓之生其初至微也幸而養於人灌
漑之甚勤封植之甚固使之不夭於牛羊不殘

於斧斤不毀於行路之所蹈藉由萌而蘖由蘖
而拱杞由拱杞而至於千尋之材干雲霄而蔽
風日小之中楹柱大之中梁柱斲之中
而越之中琴瑟嗚呼是豈一朝夕之勞哉若夫
親之養其子也亦若是矣李彬居斯軒也能以
是思之則於子道知所重矣銘曰
昔伯禽與封朝於旦者三見則得咎二子駭以
慙曷質其由有賢商子俾之南山觀橋與梓或
實而俯或竦而仰父尊子卑斯教之象二子趨

而歸登堂屈膝公善拂其首勞之以食迺詢其
故曰君子哉若人俾小子免於罪克順於親維
魯氏子弗違事父母亦取良梓言樹之牖載榮
載凋雨雪露霜有怵其懷如見其容凱風搖
吹彼條肄豈無滌灑親不我企梁柱琴瑟維梓
之材自始迄於成厥惟艱哉子也無良親亦瘁
止敢不夙夜尚不愧於梓於絜其陰弗剪弗夷
孝通神明百福具來

客問清晏子曰蓋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下
立言然德有所不顯功有所不遇伯夷叔齊得
孔子而名始彰伊摯呂望不逮湯文後世安所
頌其功哉然則君子所自列亦云言而已矣故
孫卿著書於稷下嚴周放論於漆園不韋大賈
也而集呂覽韓非刑名尚有說難孤憤由是言
之文章者脩身之藻績著述者傳世之利器陋
巷之士可不務立言乎哉吾子少而好賦長登
甲科馳騁翰墨之林舊矣今者不樂於吏退而

閑居身不名聲之罔足不賤勢利之塗超然
獨居廓然無徒篤志好學之分可謂得矣然不
能襲六而為七衍故而為新崇論宏議成一家
之言使遐覽者目駭逖聽者耳震隆美號於當
世垂風聲於不泯頽乃絃琴咏歌偃仰衡門守
道共已默焉無聞雖志同默婁操合於陵獨行
君子之德固矣尚何有於斯文清晏子喟然歎
曰是固非子之所能識也昔者昊穹穹生民聖人
繼世並陰陽而施化參天地而創制畫易以明

變立書以導事制化_禮以接民陳詩以達意作樂
以發和脩春秋以道義世歷三古人更數聖而
六藝_藝之文於是大脩細者入毫芒大者苞元氣
前者出太始後者及無際發天地之奧藏立萬
世之經紀然其為土也縻而載之不能專車攝
而藏之不足一匱及老聃著論而諸子起屈平
賦騷而文詞興微言絕而專門立全經離而傳
義行自是綴文之子蠢起並馳駢肩累迹無世
無之或登高而賦或下帷而思或出口而成論

或積十年而後為或善詼諧而設辨或口不能
言而著書或牽合於五行或瑣碎於蟲魚侈麗
者溥漂閎衍者敷腴絃急者促數擘緩者紆徐
志微者綺靡猛起者麤痛逐者循常鈎竒者
鑿虛專己者傲、黨同者媿、千數百年之間
是非相尋升降相趨窮巧極變以譁衆聽而取
世資者不可勝數於是乃有宣明東觀之藏蘭
臺石室之富紛綸乎七畧馭選乎四部文以朱
鉛連以行素鏤金則木瓦合鱗布日增月異闡

靡溢戶積之如丘陵散之如霜霧學者童而習
之白首不能句手披裘而未半目眩轉而失度
輾萬牛以並載吾猶憇其踳矧而不能駕若夫
兵鋒之所盪滅螽蟬之所敗腐家藏室誦衆所
未睹享之千金卒委塵土者又不與乎此數也
向使孫韓之徒生乎今之世方將心悼魂悸結
舌鉗喙而不敢出氣又安有文字且夫山車金
根文修棧軫不知其將為九游雲罕鳳凰闌戟
前皮軒而樹鳶旗也明堂九室麗於土階不知

其將為千門萬戶五層之臺上觚稜而棲金爵
也漆書汗簡使於繩契不知其將為甌龍文振
霧縠盛文章而滅忠信也故色之全者不可加
以文采音之至者不可益以節奏况欲繁巧於
雕鏤之上而增聲於挈淫之後哉觀客之言所
謂貴華藻之不鮮而欲使我繡其鞶帨也不亦
過乎客曰然則上世之士述仲尼之道而成名
於後世者皆不足為歟清晏子曰是不然也昔
者諸侯力政游談並起孟軻抗辨而折其角弘

王道也春秋文成辭嚴義隱丘明存本爭以附
其師補經漢道既登制作大猶遷固述史以纂
乃父傳信也彼皆龍章而鳳質玉潤而金聲故
能為文章之圃澤而羽翼乎六經近者元公崛
起通書以興伯子綴論孔道復明考亭研覃折
中群言莫不包舉藝文酌斟道德畢精竭智衡
從辯說天地之情見聖人之意得又豈特說文
章之末流蹈近古之遺迹云是乎哉且夫都梁
鬱金揚芳吐烈布護皋渾而農夫不植者害於

稼也偏諸貝錦極服妙采悅於目便於體而卿
大夫不服者不合於制也多言繁稱離辭連類
倣倘竒詭發人志意而君子不貴者煽於道也
且吾聞之至言不文至道不煩誇張志離道乃
不全人以車利亦以車敗道以言傳亦以言弊
故曰得魚者忘筌得道者忘言內實者隱內
虛者叫傳火費薪不用其耀知言之要守德
之奧衆方諛彼我異調客又不見夫大音隱
常設於筍簴磬然不鳴歷世室之牛車之鐸鏗

鉤乎康衢而不中律呂城門之烏旦則其聲魄
然聳者厭之鳳凰棲於丹穴三千年一鳴而王
者欽之以為符瑞游夏之徒文辭爛然學士譏
之顏淵居於陋巷終日如愚後世稱仁以此而
觀君子務立言乎哉仲尼有云子欲無言有不
得已也若夫近君眇說於萬言惠子萬日於五
車齊駢假辨於天口相如託風於子虛楊雄勞
精於覆瓿康成角勝於操子僕誠不能方駕於
數子故默然以道自娛

辯寶一首 有叙

餘不車氏縣之大姓也世以善人稱於鄉至孫
曰昭益文之以詩禮間以寶善名堂言不寶其
富而寶其先世所遺之善也潯陽張羽為設三
客問荅之辭著辯寶一通以遺之雖持論不根
或得罪於大雅君子然鋪張侈麗而卒歸於節
儉庶幾古人諷諭之意也其文曰
寶善生方生堂上有奇珍公子過而詫之時貫
索居士與太倉公後至居客之左公子威氣而

談曰主人亦有寶乎僕戚里之下族安陵之窶人也然而外府之藏猶有一二請為吾子陳其梗槩可乎生曰唯

公子曰僕之外府其富無陞縣延南北膠葛東

西環貨鱗集個倘儻瑰竒叢雜若崑崙煥爛若瑤

臺其珠則有隋侯夜光明月懸黎曜車二六其

價不貲其玉則有于闐五色碧綠紫英截肪最

貴徑尺有盈價兼上卿三易五城亦有珊瑚之

枝出自重溟樹以金盤千歲常榮辟寒之犀神

液所凝昊光煥發天鷄宵鳴又有虎魄江珠玻

瓊水玉琅玕翡翠璀璨燁煜其他若玳瑁文甲

紫貝木難瑒珎玫瑰碧樹黃環環銀鏤金璞璣琲

頽丹或包匭而緘滕或采貫而絲聯莫不充叔

於內外委積於後前竒名異出彪炳煥爛神竒

譎誕累以鉅萬闖其戶者錯愕而失度入其室

者眩轉而異觀乃有蜀卓宛孔之侶齊魯之

倫或洒削而鼎食或鑄山而封君山谷量車馬

箕筥斂珍珠侈志埒原常驕氣俠春陵是日也

帶宝釧御璫輿鏘瓊珮髮瑤琚首會華玉足履
明珠介狗馬之骸錦績輿臺之軀結駟未過
冠蓋塞途於是肅從者汎賓墀惟高堂進文姬
羽觴無筭雄辨若飛攘袖抵掌躋傲各陳
其所珎以角富而夸奇僕姑命守者稍出其
二固已却願返走駭汗忸怩見其所未見喪其
所以未逡巡而辭去僮能上車此僕之所宝也
主人能役我而觀之乎生未及應貫索處士鞞
爾而咲曰物固有貴而不過於用賤而利於時

者不可以一切論也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一羽有所重千鈞有所輕人顧不察耳今吾之
所珎欲與公子度長絜短揣色連類固不可並
日而談同年而語矣然而夏禹鑄歷山以拯溺
未聞以珊瑚之叢殷湯鑄莊山以抹楚未聞以
夜光之珠太公之府不畜犀象景王改幣不用
璫璣則錢之為宝所從來遠矣今夫南海之氓
繼身窮淵手探蚌腹命委蛟涎然而不避者非
愛珠也固求富益幣也狼之虜越國過都懷

琛挾見封股捐軀然而不顧者非貪宝也為厚
利使也故子母相權可以制百貨灌輸若流可
以走千里若乃三條廣列九市洞開熙攘
皆為利來筐傾璣琲篋錯瑠瑰聚若雲屯散若
隄隤吾試挾吾之所宝以往坐旗亭麾駟儻左
呼明珠右攬文貝於是南金楚璞駢坐而前珂
珉流離滄澁而會無翼而自飛不胫而自至莫
不磨光刮垢投巧獻持俯首而待賈銜已而求
試豈乾沒之敢較惟一售之非易此其何故也

以錢有以致之也今公子斥有用之財夸遠物
以為貴下不足救生人之困上不足佐公家之
費僕誠不佞故不能以此而易彼也太倉公曝
然放杖而應曰處士之言似矣然而猶未也夫
習紈綺者不可語以布帛之美甘腊毒者不可
薦以穀粟之味其所沒溺然也且竒貨非攝生
之具至宝非養性之物砂礫為南金渴者不可
以為飲瓦石為和璧饑者不可以為食是以古
之聖王惡其如此也抵璧於壑投珠於淵躬農

素之業開衣食之原賤異物而室五穀抑未富
而重力田故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傳曰穀
者萬人之命國之重寶則穀之為室蓋沒古如
斯矣爾其大田既秋金秀如芒萬隴如雲浩
穰、雖麗水之產未足並其美也積之粟、百
室盈止落杵流脂香聞十里雖鮫人之珠未足
擬其貴也何以 諸若乃歲既大稔高廩不登
餒饑相望百谷湧騰抱璞懷琛者肩揄而采木
曳絲履縞者烏面而鵠形或解鈎金而不能宿

飽或寫握珠而僅足盈升乃有淮陰釣客鬻素
餓夫彷徨城下踰路 日買失精咽軋內虛
於斯時也雖與之以間世之珍太古之錢無所
用之苟有濟之以簞食之饋一飯之舖則必為
之投袂感激刻骨忘軀或誓千金以為報或為
倒戈而禦徒何則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也以此
而論孰為室乎三客之論未決室善生隱几而
起憮然有問曰觀三客之論紛然異端互引典
文樂為浮言譬蛙黽之有公私固未聞乎雷殷

而霆震也請語子以吾之所寶維昔顓穹之降
民也陶以太和樸以元氣雕以皇文宰以司契
顯、然印、然受命於穆清靈氣與二故其生
也莫不抱仁而負義履禮而含知稟仰^道德高深
統合天地命曰元、其義至善而無惡也若夫
善之為宝也匪石而剛匪金而良匪利而圓匪
刻而方匪鬻而貴匪積而藏不琢、如玉而有
連城之璧不落如珠而有照素之光天球赤刃
未足議其估噐車銀甕未足擬其祥昔堯禹脩

之而興桀紂壞之而亡周孔得之而聖跖躄失
之而狂是故高明顯融者謂之天爵純龐自然
者謂之良貴忠信強學者謂之儒珍溫潤不撓
者謂之國器其實也如此豈若驪珠結綠之儔
通犀巨象類產於藪澤而鬻於賈肆徒以脩服
飾而充玩好悅耳目而娛心志者哉故吾方廢
奢長儉尚質抑文斥綺縻而不御賤瑰異而不
珍耽道樂術嚙嚙聖經無歆無榮鏡乎至清汗
穢日稍庶耻道生采玉於神明之園索珠於岡

象之庭以靈臺為府藏以天君為守吏以智為
元龜以禮為大貝仁以為兼金義以為利器講
學以為粟多文以為幣敬以為圭讓以為珮賤
玳瑁而却珠璣斤裊蹄而踈翡翠以此利物以
此禔己以此傳家以此長世雖有負山移舟之
豪眩篋探囊之暴固不能懷而去也且夫天道
福讓地道盈人忌盛滿鬼瞰高明赫、易滅燒
、易傾挈、者亡默、者生清淨者福之原佚
歆者禍之萌貪夫徇財與世營、上士貴我泊

乎無爭匹夫之罪起於懷瑾達人澹然物莫之
攫貨財庶物天施地成其寄在人嬗續相更冷
散消消息何有常形去不可尼來不可迎至人
從化得失不驚愚夫自私復璧重贏謂為己有
人莫我攘曾不知司造者固已掣其鑰而脫其
肩矣是以古之人或逃列圭之賞或謝萬鍾之
富或發坎而歸錢或頷金而揮鉏或負赤子而
棄壁或臨深淵而鍛珠豈好惡與人異哉彼誠
知之審也且予獨不見夫 鳩之粟支三十年

而燃臍之慘起於車下則穀可寶乎嚴道之銅
布於天下而溝中之瘠瘠不名一錢則錢可寶乎
梓澤之珍森然如林而東市之誅萌於艷妾則
珠又可寶乎昔者子罕辭宋人之玉曰我以不
貪為寶若以玉為寶人之所好其遼絕不同乃
若是今我與客事實並諸三客聞之愀然自失
廓然解或捧手下席同聲而稱曰美哉善乎其
疇能過之也吾儕小人懵於大道獲聆主人之
至論若喪厥守懷惠而歸永以以為寶

寶生堂七諭為醫士高遵道作

寶生子邈軒岐之奧旨探金匱之瑤編服食御
氣企彼長年含和隱曜婆娑市廛有貴介公子
聞而造烏佩結綠弁明珠趾金華之舄珥瑤碧
之裙髮織成之華組駟瑤玉之輕與眾寶繁飾
煥爛交衢以屈屈乎寶生之所居其居也右接窮
巷左介崇垣青苔依井尋木蔭軒清冷蕭條不
聞人言寶生子葉冠出而應門睨客而不言公
子歷階而升順風而稱曰余聞天嗇其道地愛

其寶故韜玉以荆石守珠以龍蛇珊瑚之珍隔
以淵海南金之屑蒙以泥沙物之精英鬼神
所憑依又况乎人哉是故王侯無寶無以鎮社
稷卿大夫無寶無以守祭祀士庶人無寶無以
共衣食所從來舊矣今予室如懸磬磬衣弊履穿
篋無一金徒樂虛玄茹草齧蕪外枯中乾茂潤
屋之貲關有生之歡諒所寶之謂何竊空名以
自賢今吾將陳天下之至寶夸衆帛之奇英以
予之惑志返予之適情願聞之乎寶生子曰僕

方有賤事不願聞也雖然試言之 公子曰魚

賜巨闌純鈎青冥陽文縵理之奇紫電白虹之
英此世之名器也其始造也發 山以采錫洩

耶溪以收銅祝融裝炭炎帝駘工蛟龍捧爐俵
予鼓風奇璞化成萬靈奏功於是越砥飲其
鏐清水淬其鋒觀其文煥乎如水水之將釋睇其
光浩乎若水之溢於塘其拂之也粲々乎若列
星之行其倚之也瑩々乎若芙蓉之始生陸剗
奔兕水截飛鴻切玉則易若畫塗斷禮則利如

入空然後錯百寶以為飾繡文襖以為衣威靈
上騰化為虹蜺風胡遇之而舞拈薛燭玩之而
戲歆越王於是鄙其步光吳人於是陋其辟邪
得之者可以縱橫當世陵轍豪傑韜鋒則諸侯
畢賀奮威則千里流血此天下之至寶也子豈
有是乎寶生子曰吾聞撫劍疾視勇之靡者僕
不好此也公子曰奇服曠代妙采映時絲綸
綵繚五彩並馳若夫神錦之麗出自冰蚕煉以
魚油一匹千金鮫人之綃澄水之帛却暑生風

體含冰雪黑貂紫綺雉頭狐白穆然春溫常寒
不粟偏諸火浣焦葛同中齊紗方目薄如春空
極服服飾之妙品總上方之奇工爾乃進文姬命
左右御刀尺運纖手承旨意準形體雲為衿霧
為袂董幽蘭蘭掩芳靄登高臺臨廣會從風飄
、周旋暉麗七相立公冠蓋如市瞻望余光色
阻魂悸回轡卷衣自覺形穢此天下之至寶也
子豈有是乎寶生子曰吾聞不稱其服詩刺彼
其僕不好此也公子曰九府之珍輕重相叔

醜圓函方肉好好俱妍龜紋鸞眼榆莢環陽文
幙理周郭絲延形模萬選朱綠斑斕散若鱗布
累若星連市井便易百貨制焉漕輸千里其流
如泉乃有白圭握筭陶朱掌記入市一呼珠玉
至至戰士得之先登而不敢後任俠得之慷慨
而不能生吏士得之觸固而不得避械口滕舌
遇之而發言植髮銜冠見之而巧咲無翼而飛
無足而走可以通神可以役鬼此亦天下之至
寶也子豈有是乎寶生子曰吾聞富者怨之府

也昔之鑄山者常餒死矣僕不好此也 公子
曰黑水之孺富媪所藏呀然成各缺谷然成坑奇
蓄靈會至寶乃生其始也選方擇吉萬夫同行
舉車成林運斤成風斲崖扶壑堞䟽堅剛其聲
之所振稜々琅々潰々鏗々若兵車之相當椎
鍛山骨割裂地脉墮若隄隤迸若星射熒々奕
々璀璨的皪日星隱曜與石同色畢力不讓以
多為得然後收歛良積筐頃蕢溢投之大冶千
鍊萬鑠撓弃頑州輸寫泐濁皓々皚々烟雲閭

漢精英流行波湧水釋於是範之以則小要利
角銖兩中權光華儵焮其陰則竅火玲瓏若玄
蜂之開房其陽則神液外凝若蘚文之初生然
後包匭被滕輸之天府命曰元寶驅馳一世奔
走百質失之則貧得之則富此天下之至寶也
予豈有是乎寶生子未及應 公子曰此未足
貴也麗水之珍可貴者三方寸而斤百不陶而
不耗久 不生衣冠五金而為長乃景匿於沙
泥澄汚汰獨簡萬獲一鎰畜銖累其稱以鎰竒

形異品或黃或赤薄如蟬翼踣若衰蹄或圓而
錢或錠而圭叩之鏘、即之鏗、神機鬼藏百
寶莫亢其始見也耀若蠟蟬舒其光其少進也
爛若赤日升扶桑得之者堅國能破之弱國能
強之可愛能生之所惡能死之此天下之至寶
也予豈有是乎寶生子曰吾聞多藏必厚亡古
之聖王藏金於山僕不好此也 公子曰窮髮
之北溟海之淵巨蚌專車神珠孕鳥嘘噏靈湖
吐納渦公抱陰火而含曜仰望舒而受精窮運

累襪徑寸乃成或曝采於陽尼或曜景於陰冰
林木隣潤而不枯崖石借澤而生津應尤拂翼
而弄采神蛇垺戶而藏珠至若海神靜波遙島
上月重淵見底萬仞一瞥乃有雕題之賈錢身
之氓脩綆絕波篝大潛燃窮深倖得百往一還
觸馬銜於靈渚過淵客於幽泉或嬰龍喉或化
蛟涎其或天授人與至寶斯獲竦身泉上長違
蛟室冰夷倚浪而含嘖海童楷驛而悼惜既而
流景星 浮象電發爛如陽燧皎如積雪形冠

遐徼聲馳上國交甫為之褫佩隋佳為之失色
視明月之與九曲類璣琲之瓊屑此天下之至
寶也子豈有是乎寶生子曰吾聞照乘之珍見
鄙於齊是以締蕭者鍛而弃之僕不好此也
公子曰藍田之玉美如都肪貴掇連城價兼三
卿珊瑚之柯幽茂龍淵鐵網連緇秀出波間樹
以金盤肅、鮮、靈氣滋液神犀通天辟寒則
冬室春熙照夜則天雞宵鳴瑕英碧樹交柯掣
莖光潤玉顏千歲常螢又若虎魄江珠眩爛日

精潛珮水玉積冰所成亦有瑤珣玫瑰瀨丹玄
璣紫貝黃 罽賓流離瑤瑁文甲空青之 木
難錯蕩翠翹歲蕤珍竒譎誕彪炳煥散貝經有
不能紀賈胡有不能辨乃命良工或雕或琢于
以文器物于以飾纓弁綴舄則動蛇遺光琅珮
則聲隨步轉誠耳目之所煇煇國家之所歆羨
此亦天下之至寶也子豈有是乎寶生子曰吾
聞不貴異物民用乃足况匹夫之罪起於懷璧
僕不好此也 公子曰然則敢問所室、生子

曰異哉吾所室個倘崛詭殊方別類與世極異
雖有巧言辯士不能縷飛其一二也求為子舉
異 原夫昭、生子冥、有倫生於無形道生
於神、生於精其初也太虛以為祖氣母以為
質流形以為胚營魄以為室鑪錘乎陰陽亭毒
乎大宅運之以百宰之功埏之以無名之埴其
為物也應變而成匪雕匪則匪金匪錫匪圭匪
璧聲不假器用非借物起忽若神志意橫出豈
有萬之可擬良自然之所得其為狀也冥、晶

煌、熒、宮、亭、與寔玲瓏不可殫名眇
縣、其獨得兮涵湛、其常盈耿綽約其若素
兮澹清靜其長寧粲兮其若英怡兮其若嬰蓋
將以天地為常與日月齊明修之可以出死生
入窮之可以通神徹靈昔者廣成得之而壽千
歲籛鏗得之而年八百列姑射得之而如處女
西王母得之虎頭戴勝而處西極故吾常以天
地為奧藏靈臺為內室胥靡為珠璣寂寞為局
鐫却玳瑁之珍謝翡翠之飾鄙于將之劍賤楚

和之璧耕耘乎五德之圓周流乎六漠之澤滄
太和以終年窮後天以為極盜賊之暴而不能
攘罔象之知而不能索晉楚之富而不償堯舜
之責而不可易若夫炎農之所嘗俞拊之所料
略言其品三百六十吾將以為外府也辭未及
終公子攝衣而起曰吾聞寶得其寶者昌寶失
其寶者亡今子耽有無之論鄙珠玉之貴是猶
守丘堞而未測乎泰山執熒燭而未覩乎白日
也豈不謬哉寶生子斷然而咲曰夫物有所短

爾有所長固有所重亦有所輕今公子手便足
利耳目聰明放情千歲為樂未央又安事此哉
一旦戒賓客而不游於庭精神內消玉色凋瘵
邪氣客中百脉俱滯中夜不瞑怵惕惟厲晁瘼
倘恍若身墮天外支痛體煩闐然顛蹶當此之
時親戚擁前妻子捧足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
能使公子少湏臾無死乎公子默然良久日不
能也然則吾將為子榻腦吹耳反神收氣造軒
光之竈制八成之劑和以桂漿一勺而起使公

子復得蒙天履地長居人世以之而論敦為宝
乎公子於是懽然快墨昭然解惑捧手而謝曰
子之寶誠寶矣鄙人寡識貴貨賤德自今以往
願盡棄所寶請事來學垂頭伏軾逡巡而辭去

跋

跋張志和卷

張志和居越州則依觀察使陳少游居湘州則
依刺史顏真卿蓋隱遁之士苟不能與鳥獸同
群未有不資於人者也然非二公之賢不能成

志和之節非志和之高不能重二公之名蓋交
相為益者也平陽魏侯為通守是邦公退之暇
徘徊登覽睇西塞之遺迹慕玄真之高風繪圖
寫詩以寓其志方今賢羅廣布野無遺賢求如
志和者固不可得借使有之吾知侯必能禮之
不愧二公也

跋禱雨卷

昔漢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內旱嵩行部所至
雨輒降時號為刺史雨唐顏^真卿為御史使河隴

五原時有冤獄不決天將旱真卿辯獄而雨立
至呼為御史雨今吳興太守禱於郡而雨通守
禱予屬縣亦雨其可謂之太守通守雨歟宋蘇
文忠公治扶風嘗記喜雨亭獨歸功於天子占
造物者然深得古人歸美之報其上之意今二
公以誠致雨而能不自以為功屬大夫士為圖
賦詩以紀國家豐年之祥其又得蘇公之遺意
者歟

跋趙魏公行書坡詩卷

趙魏公篆書行書皆入神楷書入妙艸書入能
惟隸書最劣此卷乃公行書得意筆况文忠公
詩贈贈炙人口今古皆可寶也

書劉松年九老圖卷

右九老圖一卷定為宋劉松年所畫人物界畫
林木水石各臻其妙今畫者上其一猶足稱於
世而劉乃兼衆工之所長可謂難矣按唐會昌
中白居易始為香山九老會好事繪而為圖宋
至道中李文正公昉歆集天下九人繼其事會

蜀有變不果至和中杜祈公衍退居睢陽常為
會而止得五老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
西都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復為耆英會時宣徽
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願與其會司馬溫公
年未七十潞公重其人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
不敢廁二公後乃公閩工鄭奐自墓寫其像又
之北京寫王公像自潞公而下合十又三人今
此圖人數與香山合而衣冠非唐製然以為至
和之會則多四人以為元豐之會則少四人豈

劉直工畫而不知考故實耶抑當時所傳皆諸
公真像失其四人者遂不復補耶而見在者劉
又不識——其誰某使後世弗獲因是而想其風
采此猶可惋致歎然一時衣冠文物之華水竹林
亭之勝朝野昇平之象臺老康寧之福藹然見
於豪素使人展卷為之歎息企慕恨不生身其
時而目觀其事蓋蓋有非後世俗史所能及也
然當是時王安石方罷相而黨類猶盛新法未
除富文司馬諸老皆以碩德重望不見柄用而

優游散化之地雖諸老之福而寔非朝廷天下
之復也觀此圖者人不可不知此卷舊為休寧
縣令唐棣子華家物今歸棗陽縣令莘野叔畊
二令皆能畫故其識鑒皆同尋易張羽跋

跋前卷後

予既跋此卷後監稅廬陵郭君過叔耕是而愛
之叔耕即篋以贈郭君因厚醕之來請予志其
後夫古之法書名畫雖無聲色臭味之移人苟
能知之未有不好之者苟好之則已之所有每

蔽固不輕出而人之所有必思巧偷而豪奪之
此其所蔽也今叔耕能寓意而不難於與人郭
君好古而不吝其報是皆可尚也已吾聞廬陵
古名郡漢唐以來世家望族往々而在文章翰
墨之傳猶未漸減故郭君生長其間其好古博
雅爾其耳目素所狎習然也子初未識郭君一
日持此卷過予々田舍獲相與接杯酒之歡觀
其風裁言議亦今之良大夫也因其所好可以
知其所至矣遂題其後而歸之

跋所畫吳興山水八圖

吳興山水清遠見於蘇文忠公之文蓋太行王
屋遠而不清洞庭句曲清而不遠歟兼二者之
美實為苕霅之邦文忠之評諒不誣矣予文字
之隙頗好繪事因取其山水之尤勝者列為八
圖非敢開粉墨之工聊以寫間曠之趣云爾

疏

補漢甘延壽陳湯矯制襲郵支自刻疏
西城都護騎都尉尉臣延壽副校尉臣湯言臣

聞善用兵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
其殃臣待罪典西邊督察諸國動靜得車師前
國歸漢都尉及疏勒北道候者言初郅支單于
與呼韓邪內隙外自絕於漠孤守堅昆無所倚
附會康居數為烏孫所困願引郅支為援而郅
支當畏呼邪嚴已意亦欲西乃遣貴人橐駝驢
馬數千往迎郅支會天大雨雪郅支人衆多中
寒瘁墮道死過半到者財三千人康居願得其
助力厚贍給之今數為康居畫計若烏孫大寇

願臣妾之夫夷狄不顧禮義一以兵力相雄長
什則卑下之伯則思之千則後萬則臣勢使
然也今二國勢出其下不能靠距必歸郅支郅
支既得志彼必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支
山离烏弋之地臣恐數年之間玉門陽關以西
城郭諸國非復漢有也且往者國家不愛百萬
之衆府庫之財而通西域者以斷匈奴右臂萬
有一失道邊吏憂甚大今不因其萌芽早薙絕
之及已成形功費百倍臣竊竊料郅支初至康居

士馬衰耗今縱生息勝兵當不過萬人客虜異種迂徒無常無金城湯地也之固長戟弓弩之利臣伏陛下威靈將屯田吏士合外國兵鼓行而西跨河源越崑崙蹂康居深入擊直薄虜廷康居見漢兵若風雷必雉兔逃入窟穴不復敢援彼止無所之守則不足瓦解雲散破之必矣邛支既破則國家有五利西域諸國長為漢有可以坐制匈奴利亦呼韓邪仇邛支戴已常敬擊之必款塞來賀稽首稱臣利二烏孫大宛宛數

被侵轢邛支既滅必厚德漢內向感慕長為臣妾利三往年邛支輒求侍子因殺漢使者傷威重羞國家今赫然誅之足以正王法雪宿憤利四三方驕黠絕遠虜聞之以為漢天子不赦無禮之國莫不草面向化扶服恐後利五議者以為軍興大制非臣子敢專事須奏請然自臣治所至京師可六千餘里而西至康居道里適等比使者馳傳往返時月之間臣兵固已犁其境矣且臣制皆羗夷雜種狙詐難測萬一泄漏使

虜冠遁逃兵出無功為戎狄笑臣不敢愛一死
使國家失五利輒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
已校尉屯田吏士合三萬人烏孫大宛宛諸胡兵
萬人騎萬二千疋齊人馬三十日食益置揚威
白虎合騎三校合舊為六校以建昭三年月日
上道抗旗西指吉氣來應雲日開明士勇百倍
天人助順目見成功振旅之日願陛下先以郵
吏三首懸於藁街以威百蠻然後以臣下吏正
矯制之罪臣伏身斧鑕雖死猶生臣輒自効遣

都護司馬臣某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謹言

擬請削傳介子義陽侯疏

臣聞狄荒忽叛服無常服則接以恩信叛則示
以威武故書稱即叙詩歌薄伐此三代盛時制
御蠻夷之常道也樓蘭東接大漠北界匈奴間
於二國為左則失右為右則失左故自建元以
來常持兩端背約反覆亦勢有以使之也今國
家欲誅絕之則宜選梟俊禽狄之臣將百金之

士踰龍堆之西蹂^蹂衽泥之城殲其首惡填撫其
衆而建王侯振旅而歸此則文王之薄伐也若
欲來內使不為中國叛臣則宜臨存布德垂信
交接賜遺羈縻不絕使其扶服革面以歸聖化
此即大禹之即叙也今介子計不知出此乃輕
將敢士深入其地誘以金幣乘其既醉刺以利
劍威首馳歸歆以此揚威武制蠻夷臣未之前
聞也昔戰國之世禮義不明姦人刺客操推挾
弋賊人不意此春秋所必誅也孰謂魏：天子

之使而為此臣切為大漢羞之且大漢統制方
內冠帶萬國遠方殊俗之人企踵內向聖之如
天畏之如神今舉措乃若此臣恐四夷之人輕
中國從此始也事既已往言之無補而有不曉
大義論介子功當封陛下仁厚不棄細勞賞以
爵土在廷之臣隨聲雷同無一人為陛下明其
非者臣竊以為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今介子乘
危徼幸行詐蠻夷敗德傷信非奉使休侯之非
約宜奪義陽印綬平樂監如故庶使夷狄知本

謀非陛下意足以明大義服遠人惟陛下幸察

勸修安定書院約

伏以卓爾先覺寔開我人在名教而有闕豈追
崇之敢後恭惟宋故天章閣侍講文昭公安定
先生降神淮海講道蘇湖當宋室四傳學校之
政未舉而先生一出聖人之教大行特起於闕
洛未興之前上接乎洙泗不傳之緒明、懿適用
則不遺乎邊防水利之微經義治事而深出夫
聲律浮華之習逮慶曆皇祐之間取其法而施

之大學若錢藻劉彝之輩登其門者悉為名臣
道德被於一時模範垂於後世矚茲精舍創自
前朝久矣列之學宮今烏毀於兵革苔荒蟲蝕
梁棟塌爾於空階雨沐風吹遺像蕭然於壞室
豈予斯百年過化之地不能享一日廟食之安
非惟祀無之有虧抑在士心而何若敢申勸相
助我經營藟豆几筵瞻神明之攸序詩書絃誦
侍文教之聿興請與斯盟共看乃力謹約

芙蓉莊記

吳興為東南沃野山居竹木村章水居魚陂芟
荷田宜杭祿陸地桑麻菽芟蔬果此其利皆可
致千金故富民率好為兼并愛地重於金玉雖
尺寸不以假人其為卉木花草芬葩艷麗可以
娛耳目而妨地利者悉弃不好有姚牧者其先
世常以畜產起富至收獨歎曰烏用是自累為
哉乃計其田入裁取供衣食餘悉以與族人兄
弟屋左右隙地數畝雜植芙蓉其上而結軒楹

以臨之命之曰芙蓉莊每涼秋之後花葉芬敷
丹綠交映收屏棄百事日宴休其中若有所樂
者鄉人莫測其意收曰夫穀菽桑麻百物者天
之所以衣食吾人也然必待人力而後成故天
生人而與之手足瓜牙之力者所以使之自取
乎衣食也蓋莫不各有分焉吾食吾之食衣吾
之衣而人爾者自衣食其衣食足其分而已矣
分足而又取贏焉是侵人之有而貪夫之功也
分多而力不足則夫勞人之力以自利夫貪天

之功侵人之有而又利其力而謂人不怨天不
怒者吾弗信之矣今吾之士足以衣食吾之身
與吾之妻與子矣而又樹穀粟桑麻以求益焉
人縱不予罪獨無愆於天乎吾嘗觀於鄉之富
人矣其植穀粟桑麻之產者非不為子孫計也
然吾嘗過或屢易姓者矣或廢而牛羊牧之者
矣或其人死從而籍於官矣若是者非余所謂
足其身與妻子而又取贏者耶非侵人之有而
貪天之功者也非勞人以自利人怨而天惡之

者耶故吾衣食之餘姑取夫草木之花易生而
無所利者殖之以求無愧焉耳不然豈誠溺於
是也繇是花時益呂父老賓客命酒賦詩酣暢
為樂醉則枕藉花下人或言某田某宅美可市
收輒曰芙蓉朝來致有佳也咲而不答

橘樂軒記

橘樂軒者越人張君復之所構也軒旁樹多橘
而君宴休其中若有所樂者故以名錢唐徐子
真與之友且嘗客於是軒也為之請記於予世

傳巴人剖橘二叟方奕其中且相語曰橘中之
樂不減高山此蓋出於齊諧志恠之流世之所
必無者也今張君既以為有而以名其軒予亦
姑以為有而論之夫萬化不齊而物形為圓於
形而不得遯者物之恒也故達者順之以從化昧
者固之以為樂是故世有藏舟於壑者矣舟可
竊之而趨有藏山於澤者山可負之而走是壑
與澤非不固也而舟與山終不可藏：物於物
且不可况藏我於物哉藏我於物其處我也亦

拙矣今二叟寓人之形而自藏於一橘之中橘
固不固於壑與澤也其竊與負有不待有力者
能之也而二叟方融：焉以奕為樂夫奕者終
日舉棋惟不勝其偶是思勝負戰於胸中叟之
樂淺矣及夫霜露既降青黃爛然而採者將至
橘剖而二叟見叟能自樂乎吾非叟不知叟之
為樂吾不知叟之樂張君豈知之雖然藏我於
物不若藏我於物之所藏物之所藏有大於物
者焉以奕為奕不若以物為奕有大於奕者焉

吾將以混沌為一大橘古今為一大奕藏我於
大橘之中而觀夫大奕烏負吾不為之憂勝吾
不為之喜雖使大有力者過之亦不能折而剖
之也是樂也叟烏能知之予行過張君姑以是
語之

方氏園記

余友方以常自杭以書來及圖園廬之槩徵羽
為之記按圖方氏園有三一在吳興之白龍岡
一在吳興之上林一在吳興子城北吳興諸山

惟弁山最為斗絕其下多平坡漫陸按衍起伏
若不屬而實相附若白龍岡是也岡在弁山

直南五里前有大水奔注曰雪溪東為龍溪又
東與茗水會有山掖其右者曰仙人項引其左
偏者曰仁王山其後眾山環合莫悉其名自其
曾大父而下皆莖其東趾有泉定石而出者甘
美可飲其上木千章竹千筍歲收棗栗十碩橘
柚柿若他果千斤薪百車牧羊城百足園之大
不過十畝二畝廬舍陂池三畝桑麻餘五畝

四十畦薑韭百畦他菜百畦田十畝收皆畝一
鍾陸行出迎禧門掠仁王山而至二十里而近
水行出清涼門沂龍溪而西且北二十里而遠
初方君既祔其先人於墓因奉其母園中居五
歲有兵難徙於上林上林由吳興東行五十里
經祐村塘復折而北即其地東與松陵接壤北
距太湖可十里長老傳言昔村之大姓董氏有
梅樹枯葉蔽十數人其下可生百人宋都臨安
時天子嘗幸其地錫群臣宴花下因名上林白

是梅開時貴游之士來觀者相望於道居人不
勝其煩乃陰伐其樹以絕蹤民皆土著重稼穡
之利無場圃之饒方君樂居之而患地難得乃
重價購之僅得五畝餘地在村極東南濱溪北
通湖渠東並民田水自四隅來匯於東南狀類
十字橋其上曰青龍橋西有大塚塚曰處士墓而
逸其姓名園中為屋四楹旁出兩廈大率果菜
芟牧之利不及白龍岡十之九而田畝則數倍
焉居三歲又徙於子城之北則因其故居之舊

葺而新之屋與上林稱而園益隘菓菜芟牧益
少然而近市故朝夕得所求也方君且曰某之
先實汴人家世遷徙遠莫能考然自某而上居
吳與者數世矣則吾興即吾土也况白龍岡吾
祖宗体魄所託而予城北則先人之敝廬也義
皆不當去且上林風俗淳儉可以居子孫吾他
日將往來三者之間而終老焉然非文無以志
不忘噫羽少不自度謂學問可立就存墳墓去
親戚求師問友於千里之外業未及成而天下

兵起桑梓之墟鞠為異域每一念此未嘗不出
涕沾裳也尚恐憂患羸廢他日弗克歸理先業
今遂頑然若忘者視方君之拳拳於父母之邦
而弗忍去者其賢否為何如哉徒重其請故強
顏而為之記

方氏東園記

方君之別業在吳與者有三余嘗為之記矣又
一年君復買宅錢唐宗陽宮之後而徙家焉又
明年夏請得官地於宅之東以為東園數與余

游其中且曰某之君子皆記之矣豈獨靳於斯
園哉按臨安志載宗陽宮紹興初望氣者言其
地有天子氣由是宗室之爭建第其上而孝宗
潛邸實在焉是生光宗卒如相者言至咸淳中
始詔以其地改築宮祠老子宮後為御圃：中
有堂有亭有累土之峰激澗之池名花異艸之
植天子常以原饗日臨幸其地其所載如此今
宮即其址而東園實在宮之後荒塔斷礎隱然
瓦礫中垣外土山高數十尺四旁多古木故余

以為御圃基無疑惜乎歲月浸久欲問其遺事
而故老無在者矣想其盛時禁蘂之嚴池臺之
芙蓉、翼、雄桀瑰麗固帝王逸豫之地而為

子孫億萬載之業者也然而百年之後腐壤零
落化為丘墟蕩為禾黍狐狸穴之牛羊踐之而
今方君得以為主有天下者其廢興且如此况
凡民哉吾知方君抱甕之暇周覽遺迹慨昔人
於既逝悟方來之無窮願瞻斯園如在傳舍不
必視為己有也雖然家國之廢興雖關於數亦

未始不由於人鄉使采之後世皆善治之主雖
天下之大可長有也况斯園之寸地哉然則自
余繼方君者世世得賢子孫亦可以長有斯園
也故為之記曰方氏之東園東西若干尺南北
若干尺其土燥剛其植宜麻菽園中為亭其西
為宅屋凡若干楹構於至正某年某月直若干
園請於某年某月歲入租若干錢

靜觀軒記

吳興陳希哲氏明尚書常舉進士不得志闔門

教授不復言仕進會朝廷建學宮賓禮經術郡
太守起君為文學既就職每旦升堂為諸生講
授已輒閉門不納俗交超然燕處若有所思者
因取河南程夫子詩中語扁其軒曰靜觀書來
徵文以記余復之曰昔者二程夫子講道伊洛
之間上繼聖賢之絕學一時賢俊之士登其門
者亦既親薰而炙之矣及考其所就猶不免失
其真况余也生於二三百載之下去夫子若是
其遠也材質若是其下也乃欲使之因其語而

究其所存不亦過矣且君通經之士以是名軒
則於其說也宜講之素矣而又何待予言既而
德使來趣文余不獲已則為之說曰夫理出於
天散於萬物而會於吾之心自其散者而觀則
林之徒有方不齊孰得而一之自其出者而
觀則大本所自混然一致孰得而二之故天者
理之原也散一為萬者也物者理之寓也各得
其一者也心者理之府也會萬為一者也然理
雖會於心而心不能無散有欲故躁故昏

則梏於形体之私矣梏於形体者低見其萬而
不見其一也無欲故靜故明則達乎性命
之原矣達乎性命者祇見其一而不見其萬也
故靜而觀諸天則見吾健之理矣靜而觀諸地
則見吾順之理矣豈惟天地為然哉觀之生而
見仁之理矣觀水之流而見智之理矣又豈惟
水木為然哉凡踐而跂行喙息細而珠璣毛髮
皆可以觀皆可以觀則皆有得於我也然其所
謂靜者非動靜之靜也觀斯勤矣靜也者躁之

反也謂之觀者非謂其以目觀之也謂其能以
心觀萬物也自得云者非自外取之也明彼喻
此之謂也是故有彼此者物與我之形也無彼
此者物與我之理也惟善觀則終日而盡理不
善觀則終日觀而盡形盡形者物與我為二盡
理者物與我為一若夫稿束其形死灰其心塞
聰黜明喻為不與物接而曰是將誘我者豈理
也哉抑吾又聞陳君方將告老於朝休致而歸
懸輿養默其所自得當有過於今日者吾他日

將曳杖而往登君之軒相與求程氏之遺書以
質吾說焉洪武丙辰

沈氏順德堂記

吳興城之東北山之小而特起者以十數載山
其一也俗傳晉處士戴逵嘗登故以名然獨不
見郡志嘗考郡志云城東北有別鮮山今俗呼
無所謂別鮮而戴山不當不載又云別鮮下有
沈徵士居今戴山獨多沈姓豈戴山即所謂別
鮮而沈姓即徵士後耶其宗有谷申居士者儉

勤而樂施篤厚而寡言元末亂兵入境族人相
率許金求免甌既而皆亡去不肯出金兵怒其
賣已將屠其鄉居士傾家財償衆金鄉幸不屠
至今鄉人皆能言其事而居士未嘗自言也今
年垂七十耳目聰明食飲如壯者以二子彞齊
皆能自樹立持門戶資產日益充斥諸孫亦稍
知讀書習禮文洪武十年春二子始謀作新堂
於故址之上以娛二親既成諸名於其客潯陽
張羽為采詩下武之辭而名之曰順德既而

復來請記於其堂羽聞之德莫順於孝友孝友
也者所以順乎父子兄弟之倫者也父子兄弟
順則妻孥順於其內童僕順於其下矣祖考順
於其廟而賓客順於其庭矣猶有異子而乳犬
有待群而食草木有連枝駢理而舉家之物無
一不順者矣故曰者順則百順應焉百順也者
福之謂也福也者德之應也修其本而來自應
矣今居士好行陰德而生子又能承之以孝友
一堂之間父子兄弟老逸而少茂上

安而下和順德之應蓋已不誣而諸福之來方
自茲始後之人登斯堂則思其名思其名則思
脩其順德父以是遺其子子以是遺其孫日以
是遺其曾玄以及其後世則沈氏之福庸有既
乎苟徒曰是堂之美名爾德之不脩而福是徼
焉則非予所以名堂之意而大非二君之望於
後世者也

晚翠軒記

欲知舊德世臣之家者入其里必有千尋百圍

之名材拔出乎閭閻之表鬱鬱然望而愛之者
是已蓋由其祖宗之德澤禮法之深固悠遠足
以維持其子孫於數十百載之後無乖爭凌犯
之風昏暴傾覆之患故其世系之長甚者與國
家相為終始而其所息之樹亦皆培植之深而
表護之謹無牛羊斧斤兵燹之害其拔然而高
粲然而榮者又與其家相為終始視彼細夫卑
人暴起屠沽販負者恭々而滅隆々而絕其所
樹之木曾未拱把而已推為荆薪蕩為禾黍蓋

不啻若大椿冥靈之於朝菌也余自弱冠游吳
中已聞謝氏為松陵故族每欲一造其里升其
堂仰其喬木之美廕而未暇也自兵難以來名
門巨室往往散落而鄉閭之中耆老淪謝鄉射
讀法之會華顛而支杖杖者落落可數則其所
謂喬木者亦將與人俱盡矣今年春友人徐叔
困持所謂晚翠軒圖過余曰松陵謝子翼氏宦
學四方老而歸休其鄉今年已七十年中幅杖
履消遙閭巷後生小子猶得識承平老人故態

其軒店之旁雜植松杉栝栢之屬每秋冬之交
萬卉告謝林莽索然而軒旁之木獨青翠蓊鬱

交柯停陰晨曦穿漏衆鳥翔集仰而悅之蓋不
知有風霜之慘而搖落之悲也故以晚翠題其
顏而介某以記請余惟喬木者固故家之所宜
有然其盛衰壽夭亦恒視其子孫之賢否今子
翼為謝氏賢子孫當干戈凋喪人物衰弊之餘
獨能壽康無恙與其喬木歸然而俱存則所謂
晚翠者人豈獨其木為然哉昔者仲尼常以歲

寒之松柏喻君子矣然則鄉人之登是軒者不
徒愛其木又當敬其人也余嘗欲一游其里而
未暇故樂因淵叔之請而為之記洪武己未夏
五月其地身壽天亦動其竹籟之聲今其
竹齋記
雪水之交折而北流東為渠、之東涯郡史施
君起先之居在焉居之前為小亭、左右環植
修竹數十竿落、可愛因以字其亭施君休沐
之暇宴息齋中以玩是竹之美而不自足也因

請善畫者繪為圖既而曰圖之不足窮吾亭之
勝復來謁記於余、以謂竹天下易生之物也
今夫荒厓之顛野水之濱漫隴被谷望之不窮
數之莫極其筴者皆是物也山僧野老樵兒牧
豎之流生長其間蒼翠之色厭乎目筴籟之音
厭乎耳固不知其可貴也豈惟不知貴又役而
賤之萌蘖之生則蚕食之及其成材也則斬刈
之取販鬻之斷之為管籥破之為曲落揉之為
箕箒雖盡其類不少置之者夫出於邑居闒闔

之間臺榭陂池之曲則人必愛護封植之不暇
而騷人墨客至於形于歌詩而寓于圖畫若施
君是已夫均是物也而貴賤之不同若是何哉
蓋賤常生於所忽而貴常生於所不足天下之
物皆然也又豈獨竹乎哉今施君鷄鳴而起束
帶而趨終日々乎堂序之間耳謹乎獻朴噉
噉之音目倦乎簿書筐篚之事及暮而歸卒然
見夫高標勁節林立四外振清風而耀明月奪
霜雪而凌霄漢又豈不為之洒然而稱快也哉

故余於記是々也々不復辭然亦因是而有所感
矣

會綵堂記

吳興城東北行五十里許有軋淚北流入太湖
軋々有聲故名夾渥人烟聚落相映帶石梁茅
屋隱然圖畫中葉君叔章世居之叔章讀書知
禮義年壯有子而其大父興尊弟年皆耆艾康
強無恙幅巾藜杖遨遊鄉井間類古所謂有德
君子每歲時伏臘捧觴上寿父揖於前子拜於

後長者綦講而給事少者執醕而祝噎于我而
趨行、以居綵衣褊帔上下輝映可謂闔門之
盛事而人生之至樂已其堂舊以居安名介其
姻沈君仲倫來請余記余病其義不爾雅因為
更居安曰會綵夫人之生得逮事其親者鮮矣
况得事其親之親乎得享其子之養者鮮矣况
得見其子之子若孫乎故老萊氏之養不能及
其祖陳太丘世族之盛未聞見其曾玄也今葉
氏一堂之間祖孫四世戴白在上垂髫在下老

安而少和前繼而後承徹祚之來方與而未艾
是則天下之幸惠葉氏者庸可量乎吾知葉君
之登堂也觀於其父曰吾父之事其父者若此
吾盍思所以事吾父乎子孝孫順萃於一門家
而達之鄉、而達之國如此而風不淳俗不美
弗之信矣羽也不幸有祖而不逮識有親而不
及養則於記是堂也蓋有盡然乎其中者矣葉
君其尚勉之以無負於名堂之意也是為記

環湖之東北郊山之特起者以十數戴山最奇
竝山而居者數百家沈氏最大沈氏之子姓以
百數仲倫氏與公衡氏最秀而好文嘗即其寢
之南為堂曰宜春以奉其尊公堂後五楹衡縮
其一前為軒以展望背為屏以便坐屏廣十五
尺高不及廣三之一其制折木為格狀類井字
離而四之合復為一蒙以素楮上以墨圖山
水人物草木雲氣宮室之狀圖中為巨峰高與
屏等魁岫北聳獨立而不附如車蓋如夏雲如

大人弁而立其下為岑為巒為嶠為穴又其下
為岡阜為坻島峰之腹有寺貞鳥白雲起谷中
勃々如海濤寺隱其半長松之顛攫拏上騰貫
穿雲端莫見其幹雲松而下尺許有僧戴袂錫
而上若將投寺然僧稍西棟宇見木末類巢居
者巢居之麓迴澗出焉幽邃繚曲莫窮其源當
其口累石而橋有杖而登者有臨流而亭者有
夾橋而廬者循山而東嘉樹環合皆䟽秀而不
凡峯之左腋有瀑瀉兩厓間飛洒噴薄下與石

聞涵々如有聲懸崖之松翹然垂空翠蔓之藤
交絡石間其東為大壁石皆西向魄壘岌怒下
臨峻湍々上架本為楯々間一木向瀑立貌專
而氣寐類有道者一童子杖而從長松四本離
立如駢蓋在立人左餘無大草木自此東盡太
壁下石始夷湍始緩前與橫流合草木始峻茂
木多松柟檉榆長可三尺許皆楚楚可愛乘驢
行林間者一人檐而從者一人前土橋長尺
餘跨水而西達巨峰下峯之右有兩峯嶄然出

雲間有閤當陜中閤上為樓櫓埤堦之狀有旅
而憇其下者磴道縈紆而上若羊腸隻埃轟其
左埃旁架岩而居類數十家雲木擁蔽僅見其
戶自此而西山勢益顛委相累而下奔赴頓伏
若飛鳶之墮於水若渴驥之飲於泉巨峰之支
於是為窮山之窮有樵而下者僅見其要以上
有環堵而居者方琴於堂客二人自外來若將
謁之者一童子北而立門間若應客者夾道蓬
華隱樹間與環堵相映環堵而西有亭四向而

不壁一人背坐而西顧有擢而漁於中流者與
亭中大脉若相識亭下石搓臥波上形甚奇
踰水而西山小而連狀如筆格勢遠巨峰後巨
峰之闢山之遠而露其顛者九九濃淡不同石
出水面若浮物者太山三十三圖首有春雲萬
嶂曾篆字筆法類嶧山而未圖成之二年余始
來觀其下累日不能去仲倫兄弟進曰古今名
畫多矣皆磨滅不存唯傳諸詩人之咏歌者猶
可想見蓋寓於形者易朽而託於言者無窮也

今斯圖信美矣不咏而傳之則雖美亦揚然窮
鄉僻土名人文士無所為至而吾屏文不可卷
而遠致願先生為錄其大都某將持以謁諸幸
得一言庶斯圖之不朽也其信云爾嘗觀世之
富人往々織畷好財利而奢靡者又留意於聲
也色輿馬其於圖史文墨之玩一不挂眼今仲
倫兄弟獨能自標致不溺於流俗如此豈不可
尚已夫故為之記曰沈氏宜春堂畫屏記欲賦
是圖者觀於斯文可見矣為圖者徐賁幼文吳

郡人修潔多文藝以詩名其於畫不師而能
輒過人嘗客仲倫以故禮部尚書許諒薦為
給事中記者潯陽張羽洪武八年七月既望記
滄洲吏隱齋記
滄洲吏隱齋者烏程知縣四明孫侯弘敬宴息
之所也侯初以明經貢吏部再遷而來為是邑
地大視州賦稅倍他縣民懷牒造庭下者日
數十群左右黠吏素有根穴不可鉏治余非有
出人才智輒訛不展吏承令短因並緣為奸易

以蠹治令雖勤日夜憂勞剔刮不遺餘力猶不
能為治又安暇樂其私惟侯則不然一儒者然
明敏通斷長於治劇事至立決不借吏為耳目
吏即有奸自首實不敢欺故侯在官終日晏然
不動聲氣而東西曹未嘗有廢事每退食輒居
是齋或焚香鼓琴或談名理或操筆札玩古今
名畫方其得意脩然事外若不知有官曹之重
而牒訴之煩者宜齋之以是名也大隱遁之樂
廼山林之士之所獨得而富貴者有不得而兼

非其志有所不好則反有所不及今侯懷印
曳綏身寄百里又能知隱遁之樂而兼之則其
志其才皆可尚已昔者召南之大夫節儉正直
詩人賦之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蓋觀其羔羊素絲則可見其節儉觀其
退食委蛇則可見其正直矣今是邑也他令為
之日不暇給而侯處之裕如其身不啻如在江
胡之上故觀其名齋足以知其政矣若夫食君
之祿而怠其事又不能引去而曰吾將隱於吏

者非侯之謂也侯不鄙俾予為記遂弗獲辭

水北山居記

洪武四年詔天下舉秀才永嘉葉伯旼讀書江
之北涯行義著聞實預是選出為湖州府經歷
間圖其所謂山居者以告潯陽張羽曰是居吾
受之先人者也昔者吾嘗藏於斯修於斯游且
息於斯矣今茲雖幸有祿值吾其敢棄而忽諸
賴先人之靈他日獲報
君之賜吾將往而就休為予幸為我記之按地

志淞河以東山水之郡七最勝者莫如永嘉環
永嘉之境其寥曠特出可以盡覽一州之勝者
莫如江之北涯瀕北涯而居者數十百家勝之
所專又莫如葉氏之居蓋永嘉去海為最近地
勢之所窮鬱而不進則必有重山回川蜿蜒磅
礴以鍾美於是故永嘉視他郡為最勝然永嘉
江出括蒼東入於海奔淪浩汗湍悍莫測其山
之在南涯者曰九斗在北涯者曰北山聯嵐並
輝勢相倚附而北山壯聳環合迴翔奔驚繇亘

數里還顧九斗諸峯散漫蹲伏勢反出其下昔
之卜邑者宅其南涯依九斗為城而北山與江
皆在其背而所謂蜿蜒磅礴之勢莫得其全惟
葉氏之居則倚北山以為之勢而羅浮石屏掖
其兩旁其前則大江來朝襟合帶遠柳洲孤嶼
浮游江中又其前則松臺積谷橫布森列如羅
俎豆甓觀歸墟旁睡星閣風飄島樹遼濶無際
而一州之勝專於是矣夫世之擇居者得一山
水以為勝猶足夸於世况乎不出戶牖而坐納

百里包山含江衆類成咸集晦明朝暮覽之無窮誠隱居之具美者已宜伯旼居之不能去之不能忘歸也然余嘗聞之班生之言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觀伯旼之志舉異是矣他日有告老於朝歸于其鄉公卿祖道行路歎息如漢之疏廣受者其在斯人歟姑為之記以俟

來鶴軒記

吳興道士張春洲常結小樓璉水之上以居尋

毀於兵其弟子宋某重構之樓成之日具酒肴合道俗之士若干人燕以樂之酒未半有白鶴數十自東南來盤旋樓端連聲並翼下薄闌楯之不驚若往而歸遷延回顧久之而後去因命其樓曰來鶴而介余友某來謁予文余聞之公孫卿云仙人好樓居故黃帝常作五樓十二樓以候神仙而漢武帝亦築通天神明之臺以招徠神仙之屬其說見於史氏又嘗讀神仙家書載鶴之為物巢居而胎化風行而雲駕故遙興

輕舉之士好乘之以浮游乎玄至其变幻不測
欲托物以玩世者則又往不能以身化鶴往來
塵中而人莫之知也今宋君之樓予雖未嘗一
登其處然意其外明而內絜上峻而下安凭之
可以脫汙濁而臨風雨居之可以挹沆瀣而栖
神明工師告成靈氣來應安知無古仙人若蘇
耽徐佐卿者托為縞衣玄裳之流相與乘雲馭
氣翩然而止於斯耶不然羽毛無知之類果何
為而至也惜予不識其人不能延之樓中順風

膝行而問長生之要也余既為記復遺之以招
鶴之辭使遇夫風清月白之夜拊闌而歌之庶
幾有耽與佐卿者復至焉余將飛舄以從之矣
其詞曰璉之水兮上有仙臺臨風矯兮白鶴來
白鶴來兮仙之徒世莫識兮可奈何胡來須臾
兮徑不復山蒼々兮誰慰余獨望東方兮月出
渺予思兮烏極風為御兮翼為車兮不來兮將
誰須來靈芝兮九華飲玉泉兮侑蔬麻白鶴兮
飛來聊淹留乎人間兮終往歸乎仙之家

近世以筆名家者湖有馮氏陸氏溫氏杭有凌氏范氏沈氏錢氏燕有張氏王氏其稱於杭者皆本之湖於燕則各自為家世傳象恬造筆恬常運燕豈猶有傳其法者歟湖自晉唐以來刺史守吏往之名筆札最後郡人趙孟頫又以能書至大官故其人至今善筆亦其風流漸磨使然也予幼學書於杭嘗四家曰筆之才四圓健尖齊孰難或曰四者皆難或曰尖齊易圓健難

或曰三者皆易圓難然而未有所從質也及來湖求三家之業則已衰惟陸文豹氏大行於時予復以前言決之文豹曰噫圓難近之矣然某猶以為易也曰然則子無難曰有妙難蓋可以教得者藝之粗者也可以力致之者習之淺者也惟教之所不可得力之所不可致者有至妙存焉然而難言也某之子學於某者十有五年矣執腕而導之提耳而命之凡由教與力者皆嘗喻之矣而妙則不能喻也特其自得焉耳昔

者其之學於師者亦若是余大奇其言他日過其家文豹方閉戶羸眩臨池簡毫游指於秋毫之端寓目於至氈之域比類離倫開闔縱橫運櫛而風生激水而響應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又奐者為輔截然而止驚然而立脩短目細各就其度若大將用兵勇怯必見而進退惟命也若紅女治絲精粗不亂而五色成文也然後叅之以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之蓋道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

握而不敗也余乃歎曰妙矣哉藝一至此乎出於乎教而得乎教之外由於力而造乎力之所不足庶幾乎道矣因為名其軒曰筆妙而書以為記

梅雪軒記

豐城周君雲章嘗繇秀才舉華亭縣丞既而以事左遷湖州安吉安吉吳之窮處也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而監稅散職也勢力又不足致客周君以常試之才任散職而居_第處又無

賓客游揚之者宜其聲光黯然而無聞於人也而予一歲之中凡屢接其譽焉始予聞君於天台鮑宗仁既而聞君於甘泉令王伯易三則吳興何仲章最後則沙門道淵而金生以貞則言之加詳者也之五人者雖交君有淺深其稱君能喜氣節重交游抱遠時才其使附之以一州一縣知其無難為者此其辭皆無所異同焉夫周君方居窮而處散已能致客之多而聲聞章々如此使拔而致之通顯華要之地又當何如聊

以予之僻且陋而聞於所識者且如是則余之未識而稱君者尚多也古之人三人占則從一人言今余於五人而若出一口焉余雖未識君又可弗信其賢耶初鮑君之來嘗請予為記其梅雪軒者始余疑其所以名及今得其人之詳而有以知其意矣昔之賦離騷者每以香草喻忠貞而以水深雪雰喻患難蓋有得於詩人比興之義焉今周君抱負材器不幸一斥而至於是在他人處之必有憔悴無聊之色而君方益

勵其名行雖處患難而不敢忘其忠貞亦猶梅
之遇雪霜而不失其操焉以是名軒亦古人珮
韋絃之義也不然軒者四時居之何獨於雪焉
是取而梅者窮山絕谷疇人道士之所好而君
豈溺於是也予言果有契於君則請以為若夫
梅寒節謝退食是軒齏羔羊之草而永瑤華之
章其間雅幽潔之趣自有能言之士為賦之者
而余不之及也洪武庚申三月

增修文昌祠記

吳興郡有文昌祠在長橋之東北建於宋景定
間前有神道門東面有廡中為殿之後有魁
星樓元至正間徽人程某復捐田若干某人之
每歲仲春郡士子合錢具牲酒祠神令侷子歌
樂章行奠獻禮既徹會飲餽神之餘以為常歲
久之樓廢基淪為渚殿後垣墉迫院蔀覆蒙昧
神棲弗寧宴享無位士子病之洪武十一年吏
部司勳主事長沙沙談侯某來守是邦始即樓之
址為神寢為屋從二間衡三間規制修潔寔與

殿稱奧窔靜嚴几筵有容可以妥靈揭虔垂之
永久奉祀祀胡簡請記其事於石右按神之事迹不
載史傳然宋元加封爵其祠始於蜀之七曲山
遂遍天下能使天下之人無不信而敬之亦神
矣哉或者謂世之科名爵祿神寔司之吾聞古
祭法有七祖司命其一也若神者豈所謂司命
之族歟又謂神之生也嘗以孝行稱故其神死
而不沒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豈神之謂歟
不然神生於蜀居天下上游山川奇絕其扶

輿磅礴之氣神獨得之故能流行於天地間無
所不在歟是皆未可知也今談侯斥其祠宇將
徼福於我士子禮亦宜之雖然天下之事有一
廢而不可復者皆後之人以苟簡為心而無有
為之志也今一樓之微廢幾何時歷幾郡守至
侯而粗復其舊有以見世之苟簡者多而有為
者少也况事之大於此者宜其一廢歷數千百
年而不能復與興也使侯之為政咸如是祠則一
郡之事其有廢而弗與興者乎後世之為政者咸

如侯之志則天下之事其有廢而弗興者乎記
而勒之以志歲月併為來者勸云明是師限
尚綱齋記
余嘗誦蘇子瞻游洞霄宮諸詩慕其山水之勝
思一至其處而不可得則聞諸嘗宦游者復余
言棲真諸洞有丹臺玉堂之異又公詩所未及
者繇是益往來余心往年客杭識其宮之許尊
師者與之游益得聞諸山之詳尊師嘗請於予
曰吾山故有志書紀次無法且歲久漫滅漸不

可識先生名能著述苟辱臨吾山為整次之俾
獲為成書誠不朽之盛事也先生亦有意乎予
既夙有願游之志而又思以文字幸得託名於
道山仙籍之間遂忻然許之時尊師之弟子頗
然而長侍湯茗左右者即可道也既而余廩於
世有志未遂而尊師亦化去今年春余鄉人李
君彥敏以卷來俾予記所謂尚綱齋者視之即
可道也予之累月不能措一辭竊以為老氏立
道去予思遠甚今道士欲命其齋當自取於其

師之說不當勸吾子思之說而冒之也則道士之意豈不以尚絅云者有似於而師所謂見素抱朴之義乎然吾之尚絅蓋有文在其中而師之抱朴則將與其文而滅之此其言之不可以苟同者也今道士欲聞其師之說當就其徒而請焉苟欲聞子思之說則未同而言君子有不為焉吾他日將飭斷俗事幅巾杖屨訪道士於雲山九瓊之間以畢吾所願道士果欲聞其說當三熏三沐而請焉吾當悉陳之未晚也彥敏

其亦然予言乎

竹深亭記

杭城之東偏有地曰戚家園周廣十畝通衢外環限以脩垣其中民舍若干區舍西有大竹數百竿青秀敷腴蒼若深谷煩囂攸祛忘在闌闌然居人莫知為勝吳興沈君某僦廬於斯悼衆之道乃增亭竹間以娛冥休命之曰竹深亭人縱一適衡廣倍之棟宇簡易䟽檣靜閑林園之勝專於是矣丁未之冬予至自吳門沈君避是

亭舍予居之三月而後去每清風激林驟雨合
至飄蕩播洒萬葉交振鷓鴣鴝之類翔萃其
中鳴聲啁啾與天籟合亦大亦細聽之無窮故
吾知是亭於風雨為宜窮陰之夕霰雪交墜玲
瓏蕭條坐聽既久心寒耳淒則就枕而卧中夜
聞折竹聲如裂帛如鏗敵清迅激越出人下意
乍寐復寤旦起視之高者踈峭下者披靡琅玕
翠碧化為瑤林變眩洞射暗牖皆白故吾知是
亭於雪為宜烟霏朝歛黛綠搖翳日光穿漏影

布窻上翳忽推移偃仰開合雖善繪者莫能窮
其態投林之翼與暝色偕至流霞倒影晃搖其
顛久而後沒故吾又知此亭於晴為宜凡人之
居有一勝焉猶足以夸况斯亭不出尋丈以以
極萬變晦明朝暮攬之不竭苟无所述誠居者
之愧乃記余所歷俾措之壁間然予又意是亭
於夏宜避暑於秋宜玩月惜予不及其時故無
以寫其狀姑闕之以伺來者

去義與興七十里而近有地曰方莊吳君公噐世
居之公噐生若干歲而其父處士君沒母夫人
朱氏春秋方盛能誓志不嫁躬自負勞若持門
戶教育孤兒無所不至惟思其不立以墜吳氏
迨能讀句讀即遣從里儒學至正間江東兵起
州境騷動夫人獨挈兒走匿破屋中母子夜擁
敗絮跼木榻上薪燼燭暗月光穿漏窺簷遺隙
清寒中人僵不能寐時公噐雖幼已能自感奮
涕泣誓他日苟有所樹立不敢忘此夕也既而

母子卒免於難得歸葺其故業今乃若干年公
噐果能自刻勵好學及名士有田以耕有宅以
居有妻孥可樂有童奴可指使而母夫人在堂
壽康無恙涼秋霽夕公噐輒軒窓延皓月奉觴
為夫人壽因語及破屋時事不覺母子相持泣
下已時復自幸母子相保以有今日處其身於
高堂密蔭之下無風雨鳥鼠之患仰瞻月色如
舊而人事固異於昔矣復陶然以樂旋又痛其
先君子之不及見也則愀然以悲於是公噐之

事夫人愈益間謹以漏月名其居以自警於夫
人之於孝以往不能知之於孩提之時而不能
不衰於妻子能行之於患難之際而不能不溺
於宴安此人情之常也今公噐不忍其一夕之
窮而孝感之私終身不衰不以妻子宴安而忘
其孩提患難之日傳曰安可能也卒為難若公
噐者可謂能其難矣是宜為記以勸人子况於
為之請者衆久而益勤耶所謂為之請者吳興
徐未困徐士元車叔明海陵錢文則也自始請

至今凡三年而後記成

陋居記

吳興徐濬少學讀書好古文奇士字自秦漢以

上壺尊百鼎印章符信碑碣款識靡不窮究

筆輒有據依又善範銅為印篆之紐鼻一放漢

制奇古至莫能辨文章家爭求志姓名君亦謹

不輕為人製其人或不能賞識輒還取印銷

之以故蚤從諸老儒先生游甚見噐重稍知名

江湖間然卒落魄無所遇年五十始倦游息守

閭里以治田廬以自老然若貧無資勢力又出
人下為之仰難一日行潯水之南見不食之士
於道旁乃傾其有易之既而召匠計作室直十
萬錢君謝却曰我安取此哉苟除風雨足矣抑
日折節躬勤約嗇衣薄食操其竒羸行視樗散
不材之木衆所棄者取之既不足致名師大匠
姑名里之拙工而謀焉蓋營之數年而後成里
父兄相與落之君咲曰斯土鄉之陋處也而吾
取之以為居凡居之梁柱若楹棖楠皆木之

陋者而人為之者又陋工也以吾居於是老且
賤容貌不足動人聲名不比數於世可謂世之
陋人矣而吾之妻與子亦皆陋者入吾室編葦
為簾竹床弊篔左尊彝右陶甃四壁則張古圖
畫或山鏡冢刻壞爛殘缺之文又皆世人之所
共陋而弗顧者子獨好之夫一室而衆陋集焉
世之為室者復有陋於是乎且自名曰陋居日
設飯一噐酒一壺坐卧其中客有過之者曰昔
者顏氏之子居於陋巷孔子稱仁子其慕之者

歎抑桑樞甕牖原思氏之徒歎不然茅洪採掾
墨家者流歎君謝曰吾方玩古鼎文母溷我昔

錢氏園記

入吳無南門一里所折而東入委巷仰見喬木
鬱然被垣端者曰錢氏園始至闔其室迫院卑
汙無大竒導客啓小扉側出迺始得其廷左
右屈竹為闌落以衆卉其草幽蘭青莎其花芍
藥薔薇辛夷合歡竹則簞簞烟露紛披繚曲逶
迤不數十步而雅有趣徑窮為軒以之奧為室

軒屋而不壁高潔敞爽暑宜居之室垂宇而邃

嚴寒居之山海之園敷落之文周於四墉陶匏
之器鹿皮之几森列前後除其前以為壇羅石
床四五置枰焉可以奕穴壇之全地為池斗
絕如井級其旁以坐釣者其上脩梧林立即向
之仰見者琅玕翠碧影布池面澄涵動蕩與水
色相洗有魚赤白鱗泳游其間跳波弄沫雖迫
之而不潛去出梧樹而西為小亭北與軒相直
屏以茂樹藂石與軒中人不相見或密而清或

與而明地不盈晦而曲盡其制釣游宴息悉具
於是縱心所如而靡不足焉非智巧者有不能
為也余每至郡城輒思至其處故數與客游焉
至則未嘗不徘徊忘歸則未嘗不悵然恨不
得久於斯也園之主人進曰諸君之樂於斯也
亦知余之勤乎一石焉手自累之一木焉手自
培之一瓦一椽焉手自葺之朝而抱甕夕而擁
篲者三十年於此矣一日之樂詎足償吾之勤
乎然而奮人之有罷人之力以為居非不速成

而其壞者亦相尋矣余嘉其言足以警乎人又
能不專其樂而與游者共之也因為名其境曰
逍遙之境軒曰清暑之軒室曰道玄之室壇曰
奕樂之壇林曰碧玉之林池曰藻綠之池亭曰
玩芳之亭而總其九以為錢氏園記所謂客餘
不車氏曰昭主人錢氏曰鈞甫黃冠而草衣蓋
道書所謂在家道士也潯陽張羽記

無以序序未嘗不憚息遊辭前想思入長之志
余嘗論贈何孝廉字仲章序

余嘗讀禮至子路問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未嘗不歎息流涕有以悲人子之志矣蓋自先王之法壞民無恒產而士始以貧賤為常夫苟貧賤矣吾則安之而吾妻與子不暇計也至於父母者吾之所自出而賴我終身者也今也吾之賤且貧使之惡衣而菲食憔悴而憂勞是豈人之心哉是以雖不敢忘其身以饜富貴而九勞苦卑沉汚縻之事尚可以盡親歡宜無不為者矣故吾常以富貴為孝湯以貧

賤為孝難而古之孝子往往不在豐安暇豫之人而恒出於困厄流離之際為是故也余不幸失父母最早比長知為孝已不逮故每見人之親老而康強則為之愛慕喜幸不啻在己至聞其貧雖力不足未嘗不憂而憐之然求其純孝篤忠若古傳記小說所載者又何少也求之貧賤而不得則觀之富貴之人也吳俗大抵重利利而斬義家有餘財則父子相異兄弟衆多則分番饋養其所以事其生者既如此及其喪也

凡衣食棺槨塋埋遣奠之具古之所以物之自
賙焉一切苟簡乃焚其屍而收其燼骨大召浮
屠擊鐘磬鼓鏡鉦聲動閭里連日夜不息以粉
米膏飴為犧牲餅餽供親戚僚友誇多聞美狼
藉浩散雖傾家不顧為人子者既以是為大事
而世俗亦以是論人之孝不孝雖曰正道廢而
禮義衰風俗大敗至於如此然天性之在人心
者何可一日泯也居吾貧賤能盡志竭力者吾
得一人焉曰何章人早喪父母張氏勉使為學

出其先人所藏法帖及古書若牙卷名琴一
張授章曰汝業是則汝父有後矣章遂感憤刻勵
卒能其學嘗承平時士爭出趨功名章不肯一
日去膝下及張士誠據姑蘇好引士致虛譽其
重將王晟聞其賢以厚幣啗之欲令出已門不
章竊嘆曰辱吾身是辱吾親也卒弗就乃獨摹
其家所藏古文刻賣以供母其所居去縣十里
許每旦供饋畢即袖書入縣售得錢則市米鹽
魚蔬及親所嗜盡酒而還塗步塵埃中耳目謾

然如有求而弗獲遇朋友不輟與信莫或此
之宿輒辭曰吾母望兒久矣如是以為常及令
母歿而章益困無以為葬遇輒泣下且使售得
吾書百本則吾事畢矣嗚呼若章者可不謂之
人子矣乎然則凡為人子而有孝弟之心者文
章之士亦可以惻然於其中矣惜羽也貧無能
助之財姑與之言焉地曰太史氏傳孝友則於
余言有考焉又有深愛終養能悅親之族者
人曰縣文學曹孔章盡其職不憂其親敬事而

不怠者二人曰袁經及其弟緯矣歲在乙卯春

三月潯陽張羽序

祭文

祭徐幼文

吾聞之以布衣召而不能以布衣還死生富貴
本年之間一函白骨來歸故山則吾與汝以布
衣之交安得不揮涕而潺湲也嗚呼尚饗

祭經歷張國瑞文

士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誠哉斯言千載一軌

九脈雲擾群豪奮起維滎陽公與興自淮鄱作鎮
於湖公掌其史幕府宏開群材濟々嗟我何人
獨見推美邊境多虞官事叢委公謂我材可贊
軍紀簿書盡諾可否可唯庶務協謀咸濟於理
公職累遷笏疊印纍我復何功數踵其趾退食
之暇尊酒宴喜後客咲談其樂多只十年之間
情猶兄弟乙巳之秋余病目翳秩滿還鄉大運
忽徒徙公遷於京倉卒行李我往拜送哽咽成痞
公官南豐我老茗水江流茫相望千里夫人

在堂鶴髮兒齒意公辭官求歸省親相會有期
獲叙情義如何不淑命止于此妻孥既歸魂亦
來止呼公不聞我哀不已此哀維何感公知己
有酒在樽有肉在几以寫情有淚如洗嗚呼
尚饗

墓銘

故車清叔墓銘

公姓車諱文德字清叔祖諱早父諱定母董氏
湖州德清縣白彪里人也湖民力本業事蠶桑

易以致富然俗至纖嗇不好禮文賓客非其力
所下不交其於利雖父子不相假借於地人何
如也公生其間獨能自振拔讀書好交游賓客
無賤貴皆能得其意厚施予親戚閭里未嘗有
德色平居簾閣危坐口不談聲利客至輒設酒
盡盡歡乃罷人勸之仕輒不肯曰吾營南莊歸
老足矣未幾以疾終實洪武二年六月十二日
也嗚呼若公者可謂福好行其德者矣然天且
嗇之年使絕世以沒而云不者反壽考多男將

豈所謂天道常與善人者非耶公生於正治三
年三月十一日得年四十七配沈氏無子以姒
子唐昭為後女二人婉禮遠楊德瑜婉儀早夭
以洪武五年二月十八日祔於先塋鄉曰千秋
山曰澈山將葬昭走哭求余銘曰有其永之
何必壽猗有其似之何必後猗後爾先人閱百
世而不朽猗

潯陽張羽撰

郟郡徐賁書并篆蓋



易以效富然於五湖在...
行下下...
丁酉三月二十日校讀

世而不...
...

...

...

...

...

...

...

...



